



短篇小说图文集

收纳空白

Saved Instrumental

年年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收纳空白 / 年年著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09.12

ISBN 978-7-5354-4222-2

I. 收… II. 年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77378号

收纳空白

年年 著



新浪读书强力推荐!

选题策划: 金丽红 黎波 郭敬明

项目统筹: 阿亮 亮痕

责任编辑: 苏姗姗 阿亮

助理编辑: 庄宁

装帧设计: 柯艾文化

媒体运营: 赵萌

责任印制: 张志杰

出版: **湖北长江出版集团**

电话: 027-87679301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传真: 027-87679300

地址: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: 010-58678881

传真: 010-58677346

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: 100028

印刷: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

北京人教方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16

印张: 14.5

版次: 2009年12月第1版

印次: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280千字

定价: 36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收纳空白

Saved Instrumental

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.GUO

CHIEF EDITOR _ SUSAN ZHUANG NING/ CONTRIBUTING EDITOR _ ALICE.L [FROM CASTOR] / VISION ART _ SHANGHAI CASTOR [ca@zuibook.com]

COVER ART _ ADAM.X MINT.G [FROM CASTOR] / TYPESET ART _ ALICE.L KIM [FROM CASTOR] / ILLUSTRATED _ NINNIN [FROM CASTOR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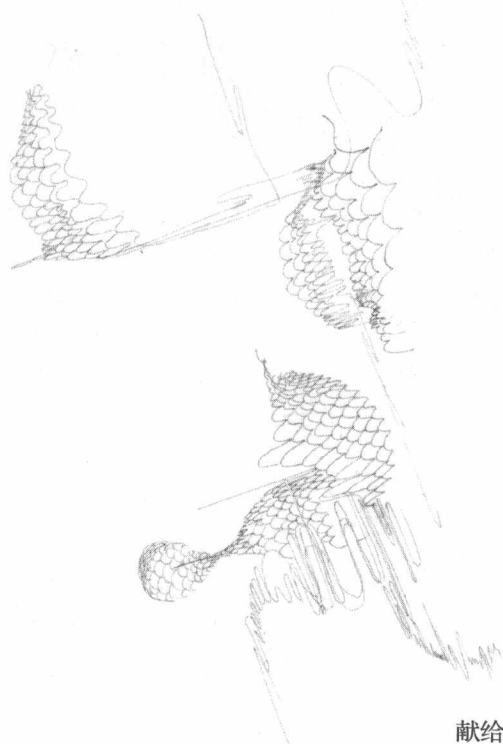
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/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

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CASTOR [WWW.ZUIBOOK.COM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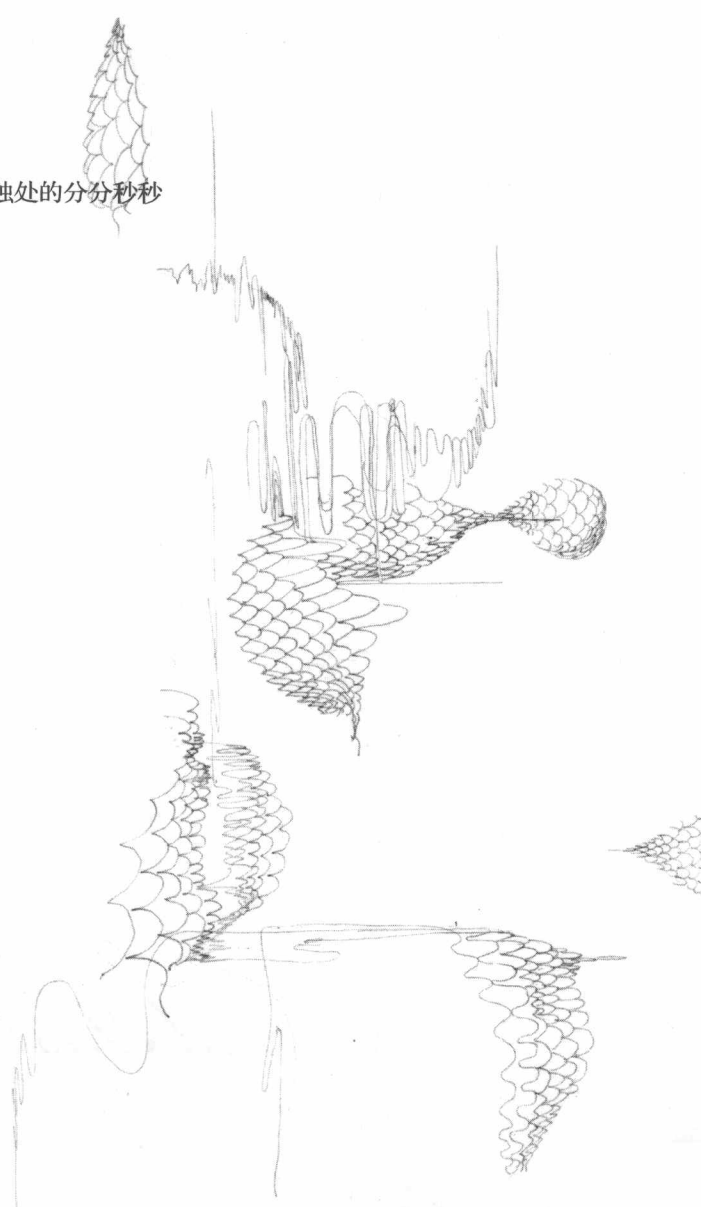


Saved Instrumental

© CASTOR 2009 上海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& 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献给 独处的分分秒秒





Saved Instrumental

Contents

目录

Fish

Opening · 006 >>>

Ending · 218

Dreams

雨鳞 · 052 >>>

阴刻镜文字 · 092

恋慕 · 148

旅人 · 176

Lake

Reporter Under The Lake {后记} · 220 >>>

Stories

>>>

Keep Walking · 010

心仪少女浅眠 · 012

肥 · 016

物流 · 019

那时我在做的事 · 030

忧雨 · 032

OK · 056

密室 · 059

被杜撰的雨 · 061

软禁 · 066

城空 · 068

夏烟散 · 076

七夕和雨，在屋檐下相遇 · 078

第二个清晨 · 094

无非重逢 · 097

不曾被疼惜的容颜 · 109

五呎自我介绍 · 111

夏至蝉踪 · 119

Kissing Himself Elsewhere · 129

Closing Door.Leaving The Chain. · 131

沙律酱过量 · 133

信号 · 154

转台 · 157

如珠如宝 · 164

咀嚼派对 · 166

饲料 · 171

床单 · 173

雪纺花榭 · 181

石头 · 185

薄荷之夜 · 192

游离礼拜天 · 195

Rust Inside · 197

夜的冒险者 · 214

Fish

O p e n i n g

把双手在面前合十，
让它们安放在唯一的饭桌上。

刚开始依旧什么也听不见。
慢慢地，有些东西在摇晃。
窗外飞舞着什么。
五月的风，谁人的肤色。
飞舞着，并螺旋上升，
经过心脏，鼻尖，高于头顶……

连发尖也碰不到的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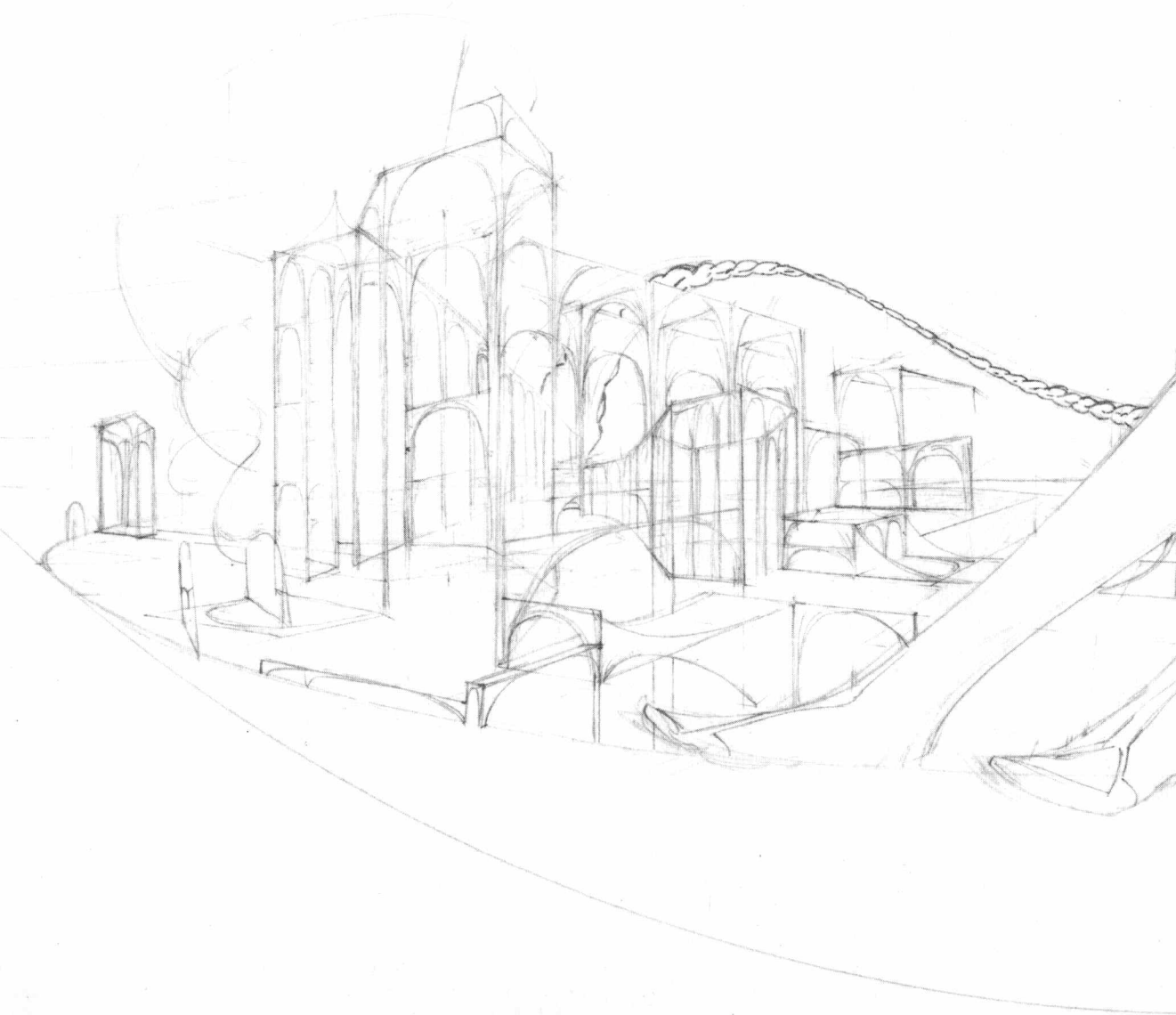
茫然回神，发现，
我必须把手心抱得更紧。
不许自己继续下沉。
我在等待着什么，看上去。

可是，慢慢地手心变得非常难受。
谁人的肤色，五月的风，
在里面挤拥不堪。
我想，不久会燃烧，要熔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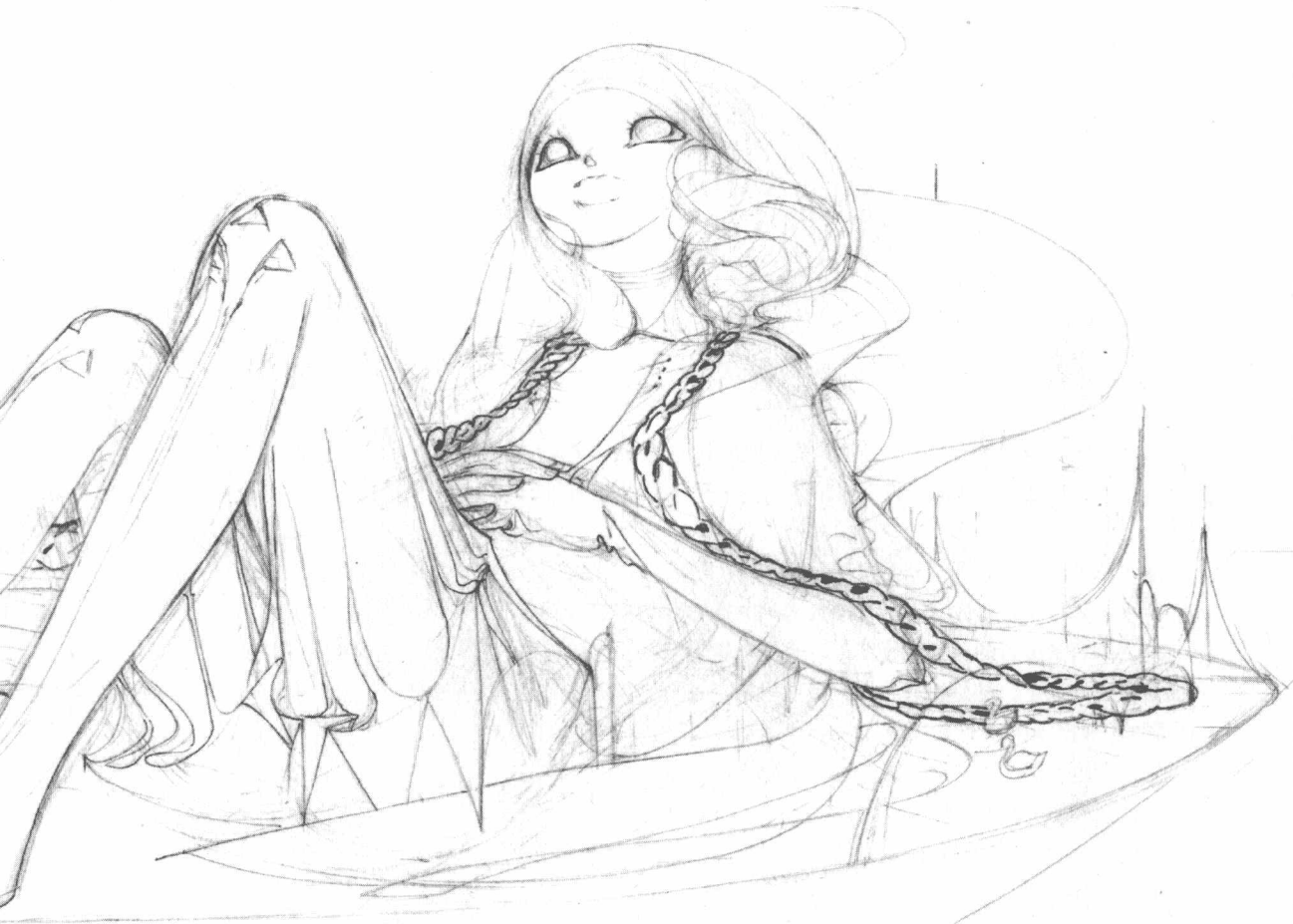
只是，无法死心。
要让所有一切与呼吸并随。
燃着的平行光线开始分解，
五月的风，你的肤色，
无处不在的碎片，无处不在的我。
即便不曾被发现，即便永不被过问。

……就此过去了多久？

为了在下一个地方，
把手心抱得更紧，更紧。



Stories



Keep Walking

Stories.01

在那以前看过的海，都忘记什么样子什么天气的了。

赶在清明前，她坐火车来到海边。除了她所在的城市，包围她的所有城市都有海，据说。坐长途巴士太久，也从不设飞机路线，便是那样的刚刚好的距离。非坐火车不可。

海水的波纹在荡漾，在她视野里不断上升上升，看久了，甚至错觉海平面是高于自己所处的沙滩的。海平面是台阶那样的存在，在接入天国的远方云端消失。而在那台阶的上半部分，远方，大概三分之一处，浮着条废置的灰白色小船，一个红色救生圈在它尾部装饰。在海浪波纹之中，它应该多少会随风摇摆，但太远了，从她这边看去，更像只是一直平放在那儿而已。无论看多久，她一直在看。待它露出马脚的一刻，她该有什么反应好。

她边看边考虑这点。时间便如此顺意流走。

有什么被海浪冲进视野右方。

漂流瓶？

浪退去时，她走过去。

茶色玻璃瓶，里面的茶色液体是谁喝剩的三分之一，幸好，他抛进大海前把瓶盖拧得够紧的……贴纸快掉了，翻开一点儿……“JOHNNIE WALKER”……

威士忌酒瓶？

她把它转来转去地看，居然有些莫名欣喜，独处时的违和感被排遣了些。

“真过瘾，你好呀……你好吗？……觉得怎样，感动吗？”她对它说。

她觉得应该是四百年前，那艘有名的从英国驶向北美洲开辟新世界的五月花帆船上，哪位清教徒——很可能是美少年——不小心丢到海里的酒瓶……尽管不到一分钟就发现贴纸上那篇细小的说明短文是中文，还是简体中文。而且，JOHNNIE WALKER有四百年历史吗？

这时天边吐露了些橘黄，她把酒瓶拿高些，透明的地方对准那片橘黄，从那里望过去。橘黄又聚得多些，浸进橘红、明黄。再亮了些。不一会儿，可以看清那中心一个亮成白色的半圆形。

啊。真了不起。

上午到达后不足十分钟，就下起暴雨。她只能随人群躲进离海边一百多米远的更衣棚里，被从屋檐拖到地面的红白蓝尼龙布挡着，望不见海。午后四点雨停，人们散回海边。可雨云还在上空，到处都是灰灰的，像被洗走了颜色。直到六点，她发现JOHNNIE WALKER前，以为要看不见日落了。海边的日落。

这时周围不少人都在向那半圆落日欢呼或招手，打闹着的更多，她也连带地有点兴奋。来了些浓度刚好的微风。用手把瓶子吊在眼前，随眼球转动，随脚步行走。人们都变得像在哈哈镜里似的，一切都让人愉悦地扭曲抖动起来。

灰白色小船还在那儿，八成睡着了。

真不赖。

是不是五月花，有没有清教徒美少年，什么时候回家，JOHNNIE WALKER是谁的都不要紧了。

好玩。

<<<

心仪少女浅眠

Stories. 02

你回去吧，不用送我。等会儿记得补下眠。
……得啦得啦。

算不上光亮的房间，甚至，要是没有一扇窄长的窗便暗得跟夜一样。

而有了从窗透进的亮光，一切的暗都变得能慢慢呼吸了，或许还能悄悄干起些什么来。她的影子明明白白地压在床单上，如同身下漫出一片清冷深湖。午后，周遭难得的寂静追上风，围拢过来。她便不被一切打扰，双脚就那样毫无戒心地悬挂在床尾，身子平躺。

那是房间内最接近窗的地方。只稍离远点儿，便看不清她是醒着的，还是已经入睡。

想要催眠世界似的，脚还在惬意地前后摇摆，偶尔碰上床尾对面的老式缝纫机轮子边，又细细碎碎想起外婆的初恋。缝纫机座还没收进桌子里，针脚处飘出道白色的棉纺线，大概会，在它身下那蓝黑长裤侧缝附近留下影子。似有若无。这是她外婆的房间。

不久前，外婆进来，拿起放在缝纫机边上的活络油，她边替外婆涂上那金黄色的液体，然后轻轻按摩那听说是轻微错位了的脊椎尾，边问起她过去的事。那时整个房子里只有她们俩，这样的独处非常罕有。

正确来说，她问起的是外婆的初恋。

这回，她头一次，在之前刚进门的时候就故意去望望神台上外公的照片。那是还没彩色胶卷时、大部分人都到照相馆拍过的那种大头照，先冲晒出黑白照片，再用幼细的毛笔上色。五十来岁的外公在照片里微笑着，眉骨明显，鼻梁直挺，给人混血儿的印象，重点是嘴唇边缘上色清晰，整张脸看来绝对给人只有三十来岁的印象。相信，外公和外婆相遇那时，是他们最年轻的时候，他一定比这张照片反映出来的至少还要好看上九十九倍。

当然咯，我一辈子就他一个男人啦。外婆说。

她看不见外婆的表情，她视线专注于她的尾龙骨。

外婆大概十三岁便乘火车来到这个城市，换了好几份散工后，十六岁到某所中学做杂工，便认识了外公，十八岁跟他结婚。这样简述起来味道太淡，对自己来说，一点儿渴也不解的。她最好奇的是，在这十六岁到十八岁的两年间，外婆的初恋是如何展开的，是如何像高山深处无人知晓的白雪那样，随着与那一辈子一回的与春天的约会，缓缓回暖，渐渐融解，流经一片片密林潮石，曲折下落，会聚，再下落，又会聚……最终成为无限绵长而熠熠生辉的江河。

而她认为现在的自己，虽还没融化，但好歹，被等待良久的那春临的端倪多多少少向自己展现了些。要是作为尚处深山的白雪的话，远眺时，她终于能感觉到那苍黄萧瑟的天边好歹泛起了一点点春之红晕。

——和外公刚开始时的外婆，也有看到过这种奇妙的景色吗？

很普通啦，普通到不知该怎么说呢，刚开始就是逛街咯。解放后那会儿，谁恋爱都要逛街的对不对。

刚开始时，上班时外，他们的确会去逛街，只是那时的“逛街”和现在意义不大一样。以前逛街不为情趣或杀时间，只为真的有迫切需要买的东西。看上去，一起逛街也是工作与各自生活责任的延伸而已。他俩便简单地如此相伴，买完就走。故意绕圈、慢走、想要相处得更久一点儿的意识，不好意思，实在未曾在他们身上觉醒。看上去似乎要比今天的约会单调逊色多了，可不期然，他们另一种谈恋爱方式，却是现在无法做到的。

轿凳，大家都在轿凳上，排排坐看电影，露天电影。不过下雨时就看不成咯。

后来，学校终于添置了简陋的幻灯机。于是，在那些不下雨又不那么想逛街的休息日（这在今天能轻易归纳为“无聊”，可无从考究当时这字眼已被发明及广泛流传使用了没有），他们就约好早早地回校占头位。原本空无一物的操场上，已摆上好几排轿凳，每排首尾相连。很快就爆满了，那里面，常能看见他们的身影。那时都不敢牵手，也没零食可拿，双手想必放哪儿也不是，尴尬又心痒得很吧。于是，只能以膝盖似有若无地碰碰，心便已泛起久久不散的涟漪。于是电影到底什么情节来着全无印象。

当然啦，阳光太猛也看不成，画面都模糊掉了。

无关晴雨，总之，婚后便几乎没有再看过。

后来还有一段，是关于外公去看电影而外婆没去的。刚想到这里，她眼前之前被随意翻开的笔记，纸页随风而起，碎碎翻卷数页后，便整本合上了。

多好。她深呼吸一下，内心赞叹。这是她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，习惯随时记录有的没的。原本，外婆出去后，她躺下前，也想把这段第一次听回来的外婆的初恋记录下来。甚至，她已把它翻开到空白的一页。可是，她直接就躺下了，因为听着觉得实在太太好了。说不上来……真说不上来，这个午后的一切都太美好。而且，纸页在最恰当的时候合上了，天衣无缝。这简直是天赐的美好玄机，必定心想事成的好预感。便是这样，怀想刚好在最美好的一刻终止。她不需再回味下去。

到此为止。就够了，她就是想要这种一生一回的爱情，有何不可呢？把所有事想象得像外婆的那么简单，再身体力行，并不难办成啊。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不是吗？那熠熠生辉的江河必定永远熠熠生辉下去，不偏不倚，流向经典的、传奇式的深处。

外婆会。自己也会。

于是，拐个小角，她想起他来。

她现在十六岁，刚好外婆初恋那时的年纪。她与他之间，往后，会怎样呢。其实，尚未有任何证据被握在手中，诉诸于人。没有牵手，更别说拥抱，没有告白，更别说接吻。周围的人，甚至从来懒得为他们杜撰绯闻。只是，刚才，打完球后，大伙儿一起坐到最出名那家甜品店，只有她第一回去，红豆沙端上来后，她一尝即把抽搐的脸转向坐在侧旁的他，太甜啦一半都难灭掉，她大嚷。他没转过来，却把声音压低到仅让她听见似的：以后俩人叫一碗就行了。

说得太轻太快，以至于她到大伙儿都差不多吃完时才缓过神来。

然后，前所未有的，她脑内回溯事件的机能开关仿佛一下子被这句话“啪”的一声打开了。

回想最多的还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给她的印象。当时平平无奇，现在想来却全不一样了。那像口里正咬上夏日当季水果的滋味，往后若是不小心过季，没有了之后，便怎么回味也不够了。它最后只好退回喉咙处，化为清淡的甘味，悄悄藏在浓重树荫下，尽管无人知晓，却瞬间成为了往后在其之上构筑起一切可能的美好的奠基石。

过后，他还送她到外婆楼下，道别时数出他共五次连续又短促慌张的“Bye-bye”。

觉得一切都与心意达到了极致的协调与美好时，同一刹那，来自何处的伤感让心紧紧抽搐。还是被自己的想象感动了？

静静地，心的确被什么紧紧捉住了。

外婆这边叫棕榈小区，其实并没有种上棕榈树，也没有外伸的屋檐。于是，绝大部分雨水的下落不会在到达地面前受到任何阻碍，不会像自己家那样，雨大起来时，累积足够时，就没完没了“滴答滴答”起来。这样最好。是啊，雨正在下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意识到时便已经在下了。这里的雨安静得很。太安静了，好像可以被她抱着入眠。她听他话补眠。雨一直无声。只要闭上眼，全心全意，她就不

会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停，什么时候从她身边离去。

她很满足。像田野边上正歇息的耕牛般，拒绝再进食，依旧在不知倦怠地反刍着她唯一愿意反刍的那外婆初恋的前半段。她知道，尽管这个午后比任何午后都要完美，但当再次醒来时，那种感觉依旧会出现的——醒来，好像又再次畅快地错过了什么的感觉。

那是个纯静的午后。厚厚实实，能被稳稳包在手心的纯静的午后。光线与风牵绊成均质的气流，愁绪在期间暂时歇息，隐没了身姿。甚至，全世界只有桌边的纸巾角在轻微摇摆。

纯白的纸巾角，纯白的天色，纯白的雨。

一切都存在于它原来应存在的位置上。

他也心满意足。独自沉醉地想象着，更仿佛因而口渴起来，像刚刚穿过大片无边无际的奇妙神秘的沙地。到小卖店要了瓶可乐，放在桌子上慢慢喝，书包放轿凳上，边欣赏她外婆家附近的景色——尽管那已被之前的拐角完全遮蔽，这是棕榈小区之外了。喝完后拿起空瓶去还，才发觉自己身旁真有颗棕榈树。

被夏热所融解的可乐的冰气，不知何时在桌面上积成一个与瓶底一般大小的丰满水洼，倒映着他头顶上空茂密热情的棕榈树冠。那身影因水洼在风中微颤，如海市蜃楼般飘摇迷蒙。而树后的天空……多年后，脸上皱纹多到有资格去炫耀或总括些什么，脚板的茧厚得把他升高到足够俯瞰自己的人生全景时，他想他一定会说：

“那处的天空蓝得不像话，蓝得像快要被烧焦了，不见了……”

他已依依不舍。

恋爱这片绿洲在向他招手。

（我想我还是很喜欢在那儿和他一块儿看电影的。就算他走了之后我还是一直那么想。露天的，开阔的地方。大概因为去得少，太少了。经常想念着。婚后几乎都不带我去，特别有了小孩后。跟我一块儿那时也不怎么脱衣服，我不喜欢这样……就算拖着小孩回家，想起来都多少有点气。有回，那途中，我看见他，他并没有看到我。他就在那儿看电影。原来他还有去看电影的，为什么总不带我去呢？很快，我看到他的手自然就搭到旁边女人的大腿上。我不认识那女人。所以我很快离开，拖着小孩回了家，好像有跑。事后，姐姐教我，真蠢啊你，还拖什么小孩呢！当时马上把那小东西塞给他看他怎么着嘛！还两个那么多！左一个右一个让他自个儿牵！活该！看屁的电影！……哈哈，姐姐的话我记得好清楚啊。自己也觉得是啊是啊，当时应该生气，然后掌掴他再丢下小孩，走——为什么没那么干呢？）

<<<<